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陈文明 编著

帮会秘事

结派拉帮，青帮、洪帮、斧头帮，

袍哥大爷江湖郎，脚踏黑红两道，手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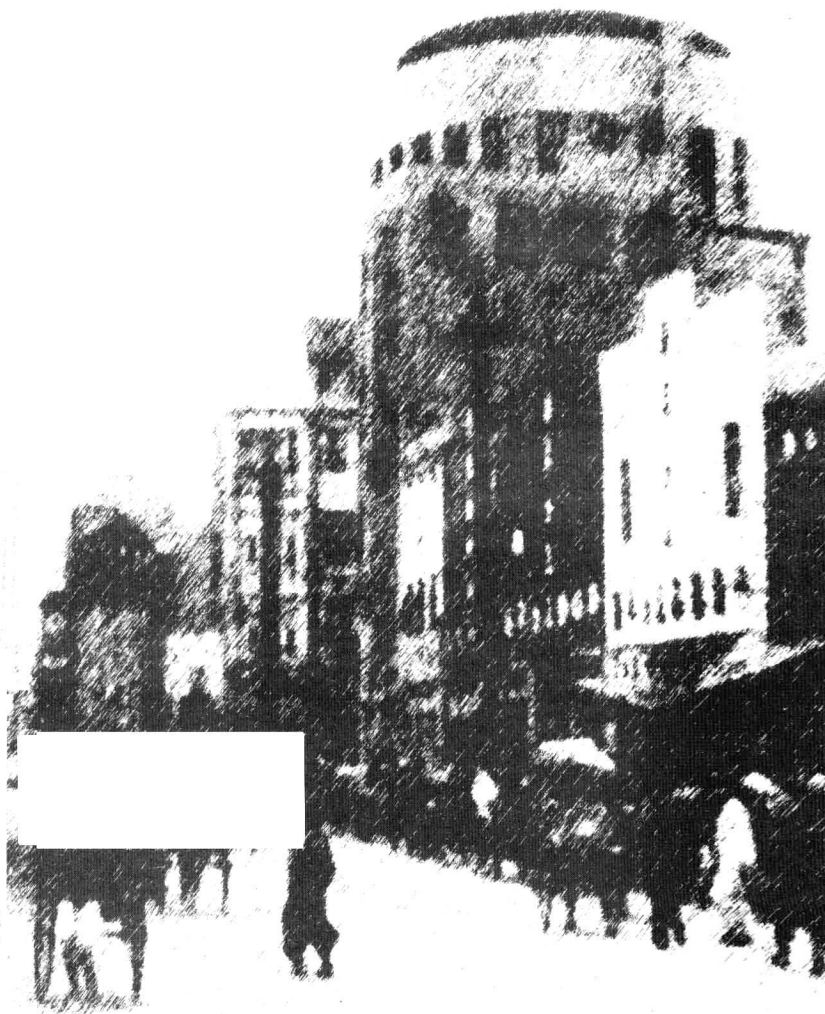
一张生死状，忙！忙！忙！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帮会秘事

陈文明 编著

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帮会秘事 / 陈文明编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2
(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 蓝锡麟主编)
ISBN 7-5366-8269-7

I. 帮... II. 陈... III. 帮会—史料—重庆市—1937~1945
IV. D69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599 号

帮会秘事

BANGHUI MISHI

丛书主编: 邵康庆 蓝锡麟
陈文明 编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丛书策划: 周永健 郭 宜
责任编辑: 邓士伏 蒙 中
责任校对: 娄亚杰
封面设计: 郭 宜 肖敬尧
版式设计: 郑文武 吴芝宇
电脑制作: 廖晋华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8.25 字数: 123 千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WSQNJRY

□蓝锡麟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出版发行后，不少人对其中所披露的，以往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颇感兴趣，建议拓宽层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一些。重庆出版集团与之心气相通，于是，催生了这套《重庆旧闻录 1937—1945》。

所谓旧闻，是与新闻相对而言。按照现代传播学解释，举凡新闻，都是最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由此推远开去，旧闻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纸笔传衍之闻，而是以往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

这套丛书选择的以往，特指抗日战争时期，但前伸后续的时段也未限制得太死。正如《溯游抗战重庆丛书》业已提到的，从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5日，“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抗战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平台，并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的重庆，与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大名都，创造出了震烁当世、彪炳千秋的抗战名都文化，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经过岁月磨洗就变成了旧闻。那套丛书收录的无疑都属于旧闻，这套丛书取名《重庆旧闻录 1937—1945》，可以视作它的续编。

不过，二者也有区别。那套丛书尽管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文学界、电影界和市井生活，但主要的切入层面在于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和日本两股力量，相关事实要么已纳入史籍，要么也在大貌上不时为人所关注。而这套丛书，

尽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时期的政界、军界，却将主要的注意视向转移到了多年以来较少被人所扫描的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美术界、戏曲界、帮会组织和“下江人”群体，乃至抗战重庆报刊上的“笑林”和“百闻”，而且切入角度多在个例述闻的谱系，一般不会不加概括地纳入历史。若与古代书籍作比较，其中有的近似于《大唐新语》，有的近似于稗官野史，有的还可以收入笑闻广记。一概归之为旧闻，只依据一条共性，就是都有事实根基，都具传播价值，决非胡编乱造。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那是因为，往事从来有大小之别，重轻之分，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可能无论大小重轻一应亲历亲知，亲历亲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认知，都能记住，逝去时间一久大家都淡漠了，后来人自然更难想象了。然而，并不是未入史籍的事，全都不值得记忆传衍。抗日战争及其稍前略后时期的重庆，既然确已产生出抗战名都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丰赡涵蕴，就决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能穷尽的。好比史籍可以壮长江绘三峡，未必顾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温泉一样，海棠溪和南温泉势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传播。《重庆旧闻录 1937-1945》正是做了这种事。虽然其间述及的往事，并非全都壮怀激烈，业已汇入那段历史的时代主潮，甚至还有一些史实与主潮相背离，但历史就是那样错综复杂，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变化多端，少了哪一个层面都不完整。因此，不让如斯往事尽都如烟消逝，对今人，对后人，起码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价值。

我应约主编《重庆旧闻录 1937-1945》，文稿次第都读过了。我要负责任地说，全套丛书这么多分册，所有编撰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撰文和选图全都据事取材，奉实立言，力求做到一要诚信，二要可读，三要值得收藏。但各人经历不尽相同，判断亦有差异，因而同一人事见之于不同分册，详略分寸并不全一样。好在旧闻以事实为重，庞观在宇，微观在握，读者尽可以重事轻译，自作取舍。

2005年12月21日于重庆淡水轩





47

袍哥师长范绍增



53

和袍哥纠缠不清的刘航琛



57

陈子庄的袍哥生涯



62

曾成武与“扬子江大劫案”



67

杨沧白与唐廉江



72

较场口事件中的袍哥打手



79

袍哥在陪都选举中的丑恶表演



85

乞丐袍哥·洋袍哥·女袍哥



90

戴笠与重庆袍哥



95

张群取缔袍哥记



100

陪都时期的杜月笙

首先来渝的是天津青帮帮主张树声、韦作

续来渝，各大城市的青帮帮主也纷纷来到重庆

走不动了，哪里都不去了，但是保证留在上海不当汉奸。
有了这个保证，蒋介石^{同意}了黄金龙的请求。张啸林却
留在了上海当了汉奸。



108

青帮头目张树声



114

枪毙束子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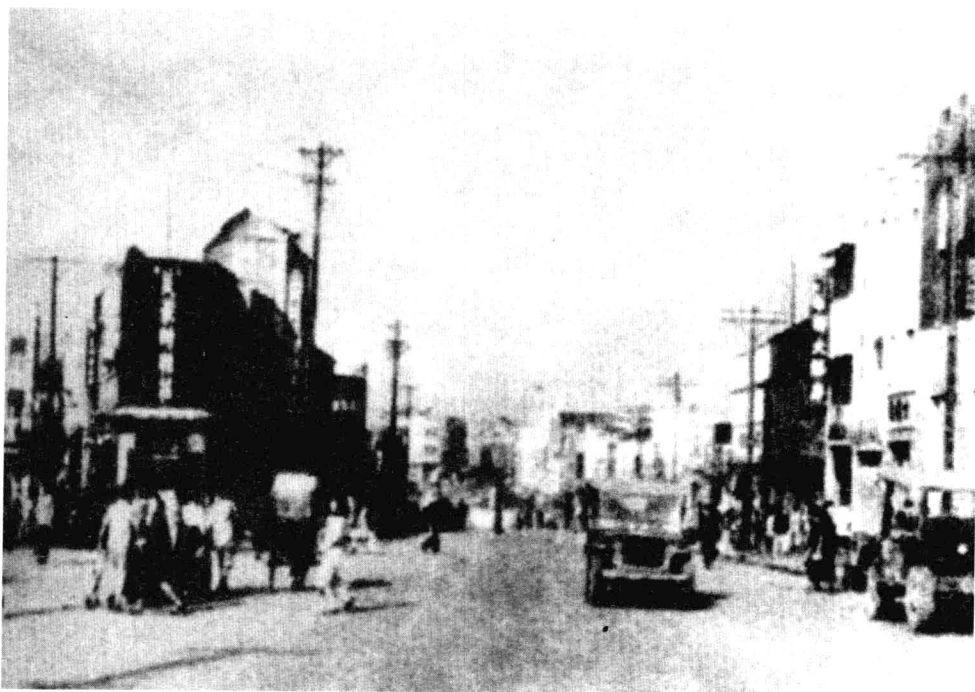
后记 118



结派拉帮，青帮、洪帮、斧头帮，袍哥大爷江湖郎，
脚踏黑红两道，手捏一张生死状，忙！忙！忙！

话说陪都帮会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中国帮会的根据地在上海，到了40年代，中国帮会的根据地则转移到了陪都重庆。此话怎讲呢？



上世纪40年代初的重庆民族路一角

1939年-1945年的重庆，不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帮会活动的大舞台。

三帮共存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天津失守，接着，上海、南京、武汉相继沦陷，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政府官员及军警宪特陆续来渝，各大城市的青洪帮头目也纷纷来到重庆。首先来渝的是天津青帮头子张树声、韦作民。上海沦陷前，蒋介石要求上海青帮的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离沪。黄金荣说，我老了，走不动了，哪里都不去了，但是保证留在上海不当汉奸。有了这个保证，蒋介石同意了黄金荣的请求。张啸林却留在上海当了汉奸。杜月笙先到香港，后来才到重庆。除此之外，还来了上海洪门山主向海全。武汉失守之后，武汉洪门寨主杨庆山也来到重庆。加上重庆原有的四川袍哥，中国帮会的主要帮派青洪汉（汉留，即袍哥）在重庆来了个大会师。陪都重庆形成了青洪汉三帮鼎立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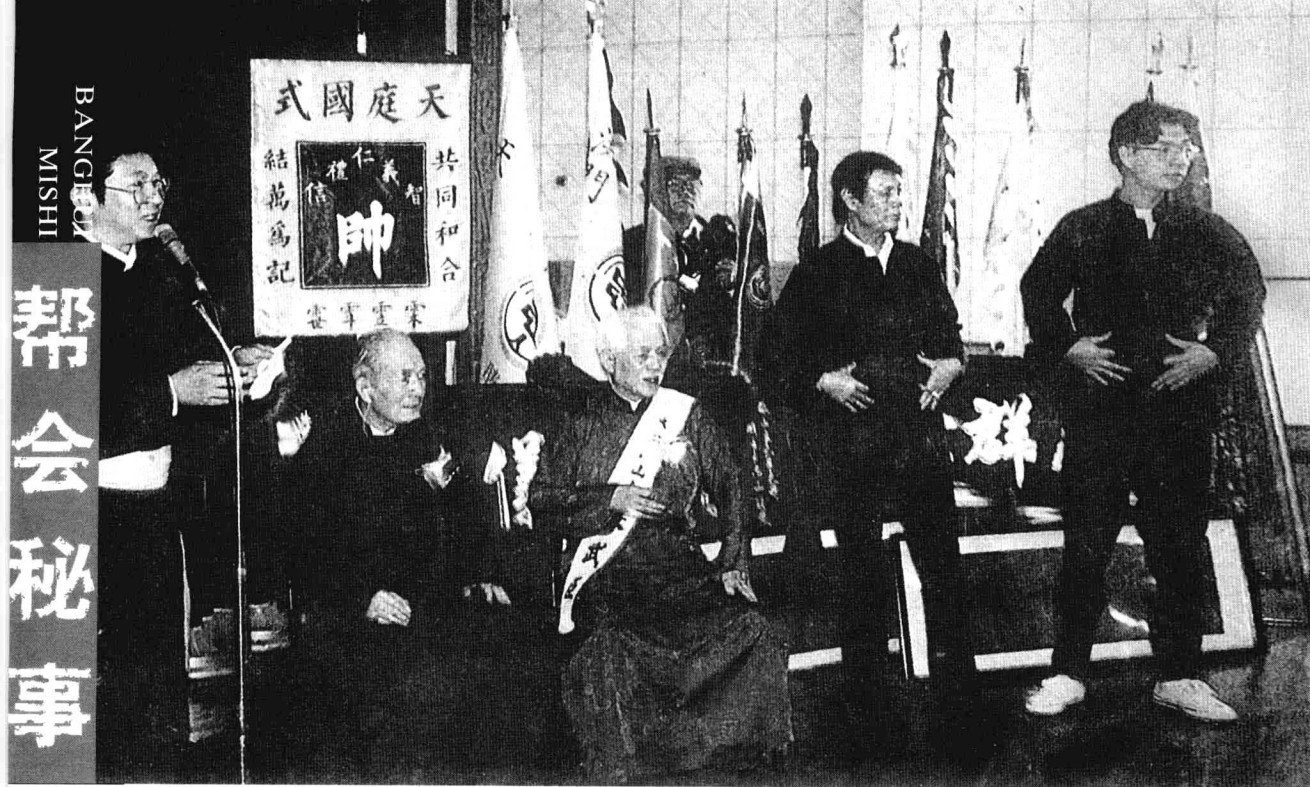
虽说是青洪汉三帮并立，但其他帮会的势力还是不能同汉留（袍哥）相提并论。袍哥是重庆的本土帮会，历史悠久、公口林立、人数众多，外来的青帮、洪门望尘莫及。

本着江湖义气，重庆袍哥把外来的青帮、洪门看作“客位”。“客位”本



上海青帮三巨头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
上海青帮三巨头只有杜月笙一人最后来了重庆。黄金荣蜗居上海，张啸林堕落后为汉奸。





台湾洪门开山图

解放后，帮会在大陆早已销声匿迹，但在台湾和海外还十分风行。这是台湾洪门大忠山开山大典的情景。由此可以想见旧日大陆洪门、袍哥开山立堂的景象。

是袍哥的一个“言语”，意思是远道而来的弟兄。比如，成都仁字袍哥到了重庆，就是重庆仁字袍哥的“客位”，那是要好酒好肉招待的。江湖上有句口号：“人不亲，行道亲，行道不亲社会（汉留）亲。”袍哥对远道而来的弟兄是很欢迎的。既然袍哥把青洪二帮当作“客位”，当然就不是外人，是自家兄弟了。重庆袍哥的头面人物田德胜、冯什竹、唐绍武都先后和张树声、韦作民、向海全、杨庆山等换帖拜把、称兄道弟，表面上关系极为密切。

表面化的欢迎客气、称兄道弟并不等于没有矛盾。实际上，自从青洪帮进入重庆后，袍哥对他们的防范还是很严。因为他们来到重庆之后，都在想方设法发展自己的帮派势力，把许多原本是袍哥的人物拉入自己的帮派，对袍哥的势力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洪门还好，袍哥认为洪门和自己是同宗同源。为什么说袍哥和洪门是同宗同源呢？这里就要多说两句了。

汉留和袍帮

哥的起源一般从郑成功开洪门算起。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歃血为盟，和部下的将士结拜为兄弟，宣誓灭清复明。会盟的地点选在郑成功的驻兵之地金台山，这就是洪门所说的“郑成功开金台山”。金台山明远堂后来就成为洪门开山立堂的开始。不过郑成功开金台山并不叫洪门，而称“汉留”。

汉留，又叫汉流。汉留来源于《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曹操破徐州，关羽被俘。关羽虽然投降了曹操，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好

肉好酒相待，还送了他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关羽均不为之所动。曹操又送给关羽一件崭新的战袍，关羽却总是把曹操送的新战袍穿在里面，外面套上旧战袍。曹操不解其意，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关羽说：“旧战袍是哥哥（刘备）所送，见了旧袍就如见哥哥。”

汉留就是取其寓意，表示念念不忘



刘关张三结义

关羽是洪门和袍哥历来崇拜的圣人。他的生日农历五月十三是洪门和袍哥的盛大节日——单刀会。



恢复汉室江山的意思。后来的袍哥又叫汉留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这个原因，袍哥对洪门发展组织少与计较。但对青帮就不同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说雍正三年，清朝在南方征集的钱粮运往北京的时候，常常遭人劫持，官府屡次派官兵护运，也不得安全。清廷下诏求人，要想征求一个能干的人来负这运粮的责任，洪门中人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毛遂自荐，称能够保证所运送粮米的安全。清政府录用了他们，从此他们便以帮助清政府押运钱粮为名开展反清活动。这帮人以青布缠头为标记，便叫做“青帮”，又叫“米粮帮”。他们说他们是打入清廷的地下工作者，袍哥却说他们是叛徒。从此结下历史隔阂。

同样是青帮，张树声来到重庆后，拼命在中下层社会中广收门徒，开山立堂。在其后到来的杜月笙就聪明，他很少发展自己的帮派，却把主要精力用在拉拢国民党中上层军政要人和重庆经济界、银行界头面人物上。杜月笙和他们拉关系的主要方式是赌。他的赌可不是一般的赌，用豪赌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上海滩历练出来的杜月笙是赌场高手，豪赌的结果一般都是他大胜而归。据说有一次他和美丰银行董事长康



郑成功

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明远堂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组织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心如等人打麻将，一夜输赢上万近亿，以至消息传到市面，引起美丰银行经营动荡。还有一次和范绍增豪赌，范输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输什么呢？耿直的“傻儿师长”就说：输姨太太。杜月笙说：口说无凭，敢立字为据？范绍增说，有啥子不敢的？当场立下字据：如果输牌，愿将几姨太太输给杜公。立此为据，绝不反悔。果然，范输了，杜月笙笑道：怎么说呀？范绍增说，袍哥说出口的话，犹如吐出嘴的口水，绝不拉稀摆带。杜听了又笑笑，说，好样的。说罢，一手将字据撕得粉碎。

当然，杜月笙更主要的还是邀约重庆的资本家一起做大生意，用他们的骨头熬他们的油。潘昌猷是四川省银行董事长、重庆银行总经理、四川军阀潘文华的哥哥。杜认识他后，邀约他投资贩卖鸦片，由杜月笙负责用飞机运到香港牟利。杜看中潘有钱，潘看中杜的关系，两人一拍即合。潘投巨资做成了第一笔生意，获利颇丰。潘想见好就收，不愿意再冒风险，杜却以各种借口不还他本利，诱逼潘昌猷再投巨资大干。潘不得已只好投入巨资又干。

武汉洪门头目杨庆山不愧是“湖北九头鸟”，他看见重庆袍哥非常强大，就来了个避实击虚，基本不在重庆发展洪门组织，而将触角伸到袍哥势力较弱的川西，避免了同陪都袍哥的冲突。

始祖陈近南

都帮会中势力最大的是袍哥。早在抗战之前，重庆袍哥就仁、义、礼、智、信五堂齐立，单公口就有 300 多道，人数达十万之众。

袍哥这个名字来自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当年他与王船山等人秘密结社，意欲举义反清，便暗中联络志同道合的汉人搞了一个与洪门相同的民间秘密组织。缘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取名“袍哥”。所以说顾炎武首先使用“袍哥”这个名字。但是袍哥却尊陈近南为始祖。

陈近南何许人也？读过金庸先生的《鹿鼎记》的人对陈近南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鹿鼎记》中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小说中写他是天地会的总舵主。韦小宝向他拜师时，他说：“我姓陈，名近南。这‘陈近南’三字，是江湖上所用。你今日拜我为师，须得知道为师的真名。我真名叫陈永华，永远的永，中华的华。”

陈永华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江湖上一般只知陈近南，不知陈永华。其实，陈永华就是陈近南。他很早就参加了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后跟随郑成功到了台湾。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明远堂后，同时派了两拨人潜回大陆秘密发展汉留。蔡德英等五人奔赴东南沿海，陈近南一人独闯云贵川。康熙九年（1691），他在雅安开精忠山，这是洪门在四川的开山第一堂。陈近南始被袍哥尊为开山祖师。

水码头重庆是袍哥滋生的温床。自古以来，重庆两江交汇，是出川的必经之道，也是川、康、滇、黔货物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1890年3月31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将其开为商埠，于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的人物都来到这里讨生活、混前程。袍哥组织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清光绪、宣统年间，重庆的袍哥就已很是兴盛，辛亥革命民国初年，更蓬勃发展起来。

如果说前两个时期是重庆袍哥发展的两个高潮的话，陪都时期则是重庆袍哥最后的高峰。

根据“海底”的规定，袍哥以“威德福智宣，松柏一枝梅”十个字作



金庸笔下的陈近南和帮会史上的陈永华相去甚远，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人。四川袍哥尊陈近南为开山鼻祖。

为旗号，也就是可以有十堂人，但在四川、重庆，只有五堂人，而且另用“仁义礼智信”代替“威德福智宣”。

关于“海底”

这里又要说说“海底”。“海底”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汉留（袍哥）的组织法、帮规。当年郑成功开金台山后，便将汉留的组织方式、香规礼节以及花名册等一一记录下来，形成文字，这就是《金台山实录》。据说郑成功病后，他的儿子郑经就是根据“海底”花名册派人到各地报丧的。及郑成功孙子郑克爽时，清军将领施琅攻占台湾，克爽兵败。他将《金台山实录》及所有文件、花名册装在一个密封铁箱中从金台山沉入海底。过了一百七十多年，由于潮汐的作用，这个铁箱被海浪冲到了福建沿海，被一户姓陈的渔民从大海中捞起。道光年间，一个叫做郭永泰的云南药材商人在陈家水缸旁发现了这些东西，花银子将它买下。后来这个郭永泰回到

四川开尽忠山。据说，郭永泰开尽忠山的一切香规礼节都是按照“海底”来的。

又有说法，“海底”是陈近南从海里捞起来带回大陆的。这个说法有些想当然的味道，经不起推敲。陈近南离开台湾的时候，郑成功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干嘛要将《金台山实录》沉到海里去？但陈近南肯定见过《金台山实录》。陈近南是个很了得的人物。《鹿鼎记》中，康熙把他和一剑无血冯锡范及刘国轩合称为“台湾三虎”。可以断定，陈近南不但见过，而且对此册子非常熟悉。他根据《金台山实录》在四



明末清初“汉留”的令旗

